

## 春菜

◇袁益民

力。我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，哪一家要是炒韭菜，左右邻居五六户人家都能闻到那味儿。

春笋也怯怯地钻出了地面。将春笋切丝，主打一个爽脆。

螺蛳经过冬天的涵养，被春水唤醒了。放一撮螺蛳头，一碟炒春盘又具备了另一个灵魂：鲜。水乡人专门有一个词叫“起水鲜”。

如果有地皮菜就更好了。

春雷一声震天响，接着春雨就来了。林荫道上，芦苇滩上，一下子孵出密密麻麻的木耳一般的菌子，呈褐色或黑色，这就是地皮菜。地皮菜也叫地踏菜，没有木耳肥厚，毕竟是瞬间长出来的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要有雷，还要有雨。

古人曾说：“地踏菜，一名地耳，春夏生雨中，雨后采，熟食。见日则枯化化为水。”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，这宝物似神龙——首首不见尾，雨后呼呼铺陈出来，太阳一出来，它们就无影无踪了。我估计，它们都变成水蒸发了。所以，人们说地踏菜是水做的，水做的当

然脆滑、嫩润、爽口啦。那时候，生产队的牛信经常在芦苇滩上放牛，牛粪多处，特别容易长出地皮菜。所以，雨还没停，我们就提着竹篮，往芦苇滩上去了。

还要加什么呢？

我见过厨师将鸡蛋摊成饼，切成丝——与韭菜、笋丝的外形保持一致。土鸡蛋的黄，赛黄金。这让食客更加赏心悦目——炒春盘，没有止境地惯着食客。

世间吃物，不一定名贵就好，关键在于气息，在于适时。

苏东坡说：“渐觉东风料峭寒，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他还说：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”春天刚刚开始，万物渐渐萌发，所以诗人反复说“试”。能够诱惑你去“试”的事物一定是充满魔力的。你看，这一盘里，全是精华：新泥的肥力、春水的绵柔、暖风的友好，更有春天的暖意，从舌尖游走到胃里，让从寒冬里熬过来的我们通体舒泰。这盘菜，让人品出了山河明丽，岁月静好。

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## 浮绿一枝春

◇徐静

勃。春天百花盛开，一季繁华。也是绿意冒头，枝上茵茵。春光予以万千颜色，而我甚喜那一茬新鲜青嫩的绿。此情此景，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诗：“豫樟凝绿雪霜中，何事春来一转蓬。自是新条更旧叶，不关摇落是东风。”

看得多了心生感动，香樟树上那一抹带红的旧绿也不争荣，不争宠，平淡柔和。它们曾在冬天不畏风雪严寒的欺凌，用翠绿的色彩点缀着凛冽的寒冬，颇有一种“傲然屹立”的气魄。它们从容地抵挡着寒风的侵袭，片片树叶在寒风中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似乎在对话说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有人说，春听得懂每一种花草树木的语言，我想，“那一抹绿”岂不知春的心意？春色染绿，绿意迎春，自然中这便已是知己了。不然，“那一抹绿”怎么会在春寒料峭的日子，抖落身上的春雪，将浅绿的新芽们在春光中摇曳呢？它们没有约定，没有许诺，有的只是心灵深处的默契和生命中的一唱一和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## 春日采野茶

◇易玲

指给母亲看。我感觉自己也是一叶新茶，在春的世界里迎风摇曳。

采茶归来，母亲先把鲜茶芽从草筐里倒出来，在阴凉处摊开，晾去太阳的余温。然后架起大铁锅，点上柴火，锅热倒入茶芽，徒手在铁锅里推、抖、翻、拌。茶芽里的水分随之慢慢蒸发，蜷缩变软，锅里热气袅袅，清香四溢。炒得差不多了，把茶芽倒入竹编筛盘，趁热揉搓杀青，扬簸摊晾，再倒入铁锅中文火慢炒，耗时很长，焙至足干，装盒待用。

不同于冬日采雪围炉煮茶，炒好的新生春茶，宜用井水、泉水或溪水烧开冲饮，用透明玻璃杯装。冲泡之后，或浮或沉，三起三落，绿中泛黄，白毛茸茸，恰似群笋森然，又如银刀直立。深吸一口，香气清鲜，沁人心脾。举杯小啜，口舌生津，余香无穷。

春的色彩在茶叶上，春的芬芳在茶叶上，春的温度在茶叶上，春的生机在茶叶上。每一芽春茶里，都藏着一整个春天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 彼此温暖

◇立早

内，就匆匆地还了欠款。

我在药店，常常卖的是药品，收获的却是愉悦和感动。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，一个母亲陪同正在读高三的儿子，来买保健品。那位刚从农村赶来的母亲，脸色憔悴苍白，与她40多岁的年龄极不相称。母亲非要给儿子买一份据说是能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品，儿子一个劲儿推辞，双方僵持在那里，足有十多分钟。不善言辞的母亲对儿子说：“你要听话，爸爸不在了，你喝了它，记忆力好，能考上一个好大学。那是爸爸生前最大的愿望！”听母亲这样劝慰，儿子不再坚持了，任由母亲拿了5盒保健品，匆匆走了。第二天中午，那位高三学生，又悄悄地把保健品提了回来，他涨红着脸说：“阿姨，我不吃这个，一定也能考上大学。麻烦您

替我换5盒‘复方阿胶浆’吧，我妈这两年严重贫血，她是硬撑着啊。”

照理，药品销出去是不能调换的，但为了这位孩子，我第一次破了例。调换了药品之后，这位高三学生却没有走，他从校服的口袋里，掏出了一些零钱，他说，春天，正是老伤慢病多发的季节。这个星期天放假，他打算赶往乡下，探望留守在乡下的爷爷奶奶，一盒“活血止痛膏”，这是为腰痛的爷爷买的。一盒“白内停”，这是为患白内障的奶奶买的。

没想到，孩子天天在公式单词之中忙碌周旋，竟记得祖辈的病痛。我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位顾客。都说“家贫出孝子”，从这位小伙子稚嫩而又精神勃发的脸上，我看到了一抹难得的青春暖色。

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读杜甫的

《赠卫八处士》到“夜雨翦春韭”句，五官就会有一种

恬适之感，像是被清凉澄澈的泉水浸润着，爽到心尖。眼睛里，仿佛看到了纤细的绿苗，那是春天的第一茬韭菜，红红的根，隐蔽而惊艳，细细的叶，楚楚可怜。宋代诗人“春菜红牙口”的描述，是不是就是说的春韭？鼻腔中，闻到微微的辛辣、幽幽的清香，只那么一丝丝，仿佛舌尖、牙齿已经亲密触碰到这光阴里最为清脆、芬芳的时蔬了。春韭本来就水灵得不得了，又沾着春夜的新雨，简直就是天赐佳品。

平心而论，“夜雨翦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两句在这首诗里并不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。我如此钟情于春韭，是因为那抹碧绿，那宝石红，给整首诗晦暗的基调添上了一抹亮色。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“少壮能几时，鬓发各已苍”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”，都是伤感与沉郁。而这春韭、这黄粱，却让读者感受到一丝宝贵的清新。

白云在屋檐上面，仿佛一张拉满的弓，用高出风的部分，摇曳。仿佛透明的纸，差一点儿淋湿窗户外最后一层纸，掩盖他们曾经的劣迹和污名。不认命的种子们，在田垄、沟沿、路旁，宣示继承权；从不计较阔叶和针叶的褒贬，揭竿而起，为自己作传。那些荠菜、苜蓿、蒲公英们，早早就献出筋骨和善念，寄身于人们的掠夺。只是不时地提醒一下与它为邻的人，血管里奔突的，还是草木的血型，永远不会隐去案底。那些榆树、槐树、柳树、杨树们，任剥削了一季的风，抽打初心。安逸在绿荫里，忘记了野生的基因，一寸寸地贩卖季节的宽宥，也接受小草的供养，让春天呈现该有的模样。鸡、牛、羊，这些人间的牲畜们，用叩击、奔跑，在大地上宣示爱；赤裸裸的，不看上天的脸色行事。抑或蹄声虽然没有被犁铧翻入受难的阶层，就活着，已超越了尘世所有的活着。

春天，这是一个一出生就开始了的邀约。天空蔚蓝，阳光有些羞涩。万物都在脱胎换骨。比如，最先感受到的山黄花儿，把河水的岸角行走在不加修饰、从山脚到山顶滴下了一个一个春的底色，沉淀、融化，让断裂的记忆打上时间的烙印，捎上品味的日子，滑过岁月，成了连春天也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惊喜；让所有湿度和温度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；让那些让出水面的山峰、让出水面的蓝天，都是山印象；还有依山而居的在这里几千年的人们，逆着奔跑的时光，让出了历史堤岸……这些历历在目的，依然是原来的模样。而油菜花，只是春天的一个比喻，金黄不时透过季节的底色挤进我的视觉。多少年了，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，两旁的绿色早已成为旧时的风景。雨靴和着泥浆，一排又一排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在细雨中湿润，在太阳下坚硬。

我琢磨着，陶渊明笔下的“心灵的故乡”是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词组，让我们在这里穿越时空，发现这里是安居的桃花源。一切都是这么顺理成章，完全不用强调就可以完成自身的隐匿，把有多少欲言又止的情感，都在山山水水间，与四野生灵互诉，归去来兮，都怯怯生喊着我的乳名。千万年了，在这里来来回回，成了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我们。也成了这里无法拥抱的辽阔，以至于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比如，这里的溪流也是没有方向的，没有高低。因为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，山的方向决定了溪流的方向，有时候宁静得出奇，有时候咆哮着欲冲破山顶，忽近忽远的水滴，伴随着轻风律动，轻轻抚摸着您，湿润里让你不知道是哪个方向来的，无视你的存在，成了静态的音符。如果你站在溪水聚集的水潭，也许你会听到水珠与水珠的谈话，它们欢快愉悦的笑声里神秘的美好才刚刚开始呢。

我想，如果此刻有闪电划过带雨的云朵，那将是多么的美妙啊！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## 春的邀约

◇徐斌会

春天，一些绿举出自己，任树梢滴落的雨水在肩头上站立，把被冰雪封存

的词语；任石桥、田埂，濯洗得清新靓丽。

雨，下得很节制。刚好让种子找到发芽的理由，够几只与春寒辩驳的留鸟润一润喉咙，方便角落里的枯草们抓住发芽机会，露出真相，给自己造声势。鸟鸣拎起朝阳，穿过尘雾，像端坐在草尖的露珠，高出雨水、山巅，向远方弥散。像天缝制的新衣衫，在眸光里拔节，匍匐。雪梅们放弃了出逃，用臂上的标签取走血书、鞭影，去诠释红尘的部分，传宗接代，任凭昼夜安排的秘事，向春天求救。

白云在屋檐上面，仿佛一张拉满的弓，用高出风的部分，摇曳。仿佛透明的纸，差一点儿淋湿窗户外最后一层纸，掩盖他们曾经的劣迹和污名。不认命的种子们，在田垄、沟沿、路旁，宣示继承权；从不计较阔叶和针叶的褒贬，揭竿而起，为自己作传。那些荠菜、苜蓿、蒲公英们，早早就献出筋骨和善念，寄身于人们的掠夺。只是不时地提醒一下与它为邻的人，血管里奔突的，还是草木的血型，永远不会隐去案底。那些榆树、槐树、柳树、杨树们，任剥削了一季的风，抽打初心。安逸在绿荫里，忘记了野生的基因，一寸寸地贩卖季节的宽宥，也接受小草的供养，让春天呈现该有的模样。鸡、牛、羊，这些人间的牲畜们，用叩击、奔跑，在大地上宣示爱；赤裸裸的，不看上天的脸色行事。抑或蹄声虽然没有被犁铧翻入受难的阶层，就活着，已超越了尘世所有的活着。

春天，这是一个一出生就开始了的邀约。天空蔚蓝，阳光有些羞涩。万物都在脱胎换骨。比如，最先感受到的山黄花儿，把河水的岸角行走在不加修饰、从山脚到山顶滴下了一个一个春的底色，沉淀、融化，让断裂的记忆打上时间的烙印，捎上品味的日子，滑过岁月，成了连春天也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惊喜；让所有湿度和温度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；让那些让出水面的山峰、让出水面的蓝天，都是山印象；还有依山而居的在这里几千年的人们，逆着奔跑的时光，让出了历史堤岸……这些历历在目的，依然是原来的模样。而油菜花，只是春天的一个比喻，金黄不时透过季节的底色挤进我的视觉。多少年了，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，两旁的绿色早已成为旧时的风景。雨靴和着泥浆，一排又一排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在细雨中湿润，在太阳下坚硬。

我琢磨着，陶渊明笔下的“心灵的故乡”是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词组，让我们在这里穿越时空，发现这里是安居的桃花源。一切都是这么顺理成章，完全不用强调就可以完成自身的隐匿，把有多少欲言又止的情感，都在山山水水间，与四野生灵互诉，归去来兮，都怯怯生喊着我的乳名。千万年了，在这里来来回回，成了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我们。也成了这里无法拥抱的辽阔，以至于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比如，这里的溪流也是没有方向的，没有高低。因为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，山的方向决定了溪流的方向，有时候宁静得出奇，有时候咆哮着欲冲破山顶，忽近忽远的水滴，伴随着轻风律动，轻轻抚摸着您，湿润里让你不知道是哪个方向来的，无视你的存在，成了静态的音符。如果你站在溪水聚集的水潭，也许你会听到水珠与水珠的谈话，它们欢快愉悦的笑声里神秘的美好才刚刚开始呢。

我想，如果此刻有闪电划过带雨的云朵，那将是多么的美妙啊！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## 名家名句

在生命所有的季节播种，喜悦存在于劳动的过程中。

——毕淑敏

善良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，它是一件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事。

——梁晓声

山不动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走过去不也一样吗？就在我抬脚往山那边走的时候，每走一步，山就向我们移动了一步。

——林清玄

时间有无数系列，背离的、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、错综复杂的网。由互相靠拢、分歧、交错，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。

——博尔赫斯

真正的考验是在痛苦和幸福上。当两个人通过了这两种人生的考验，在这过程中每个人的优缺点都暴露无遗，也观察了彼此的性格时，他们就可以携手一辈子。

——巴尔扎克

生活规律得仿佛生了锈一般，既让人轻蔑，又让人害怕，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，让我们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。

——马尔克斯

我家开了一家药店，紧邻一座中学，不少中学生就成了药店的主顾。

常常，学生们利用吃中饭的有限时间，匆匆来药店购药。“阿姨，请给我拿一盒珍视明滴眼液。”“阿姨请给我拿一盒珊瑚礁含片。”往往结账时，他们一摸口袋，不是忘了带钱，就是钱不够了。每当这时候，我都笑着对他们说：“不要紧，药你先拿去用，钱下次父母给了生活费，再给就行！”算算，我在这里开药店，已经有15年了，这样的赊销，却没有一笔呆账。这些孩子通常在三天

内，就匆匆地还了欠款。

我在药店，常常卖的是药品，收获的却是愉悦和感动。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，一个母亲陪同正在读高三的儿子，来买保健品。那位刚从农村赶来的母亲，脸色憔悴苍白，与她40多岁的年龄极不相称。母亲非要给儿子买一份据说是能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品，儿子一个劲儿推辞，双方僵持在那里，足有十多分钟。不善言辞的母亲对儿子说：“你要听话，爸爸不在了，你喝了它，记忆力好，能考上一个好大学。那是爸爸生前最大的愿望！”听母亲这样劝慰，儿子不再坚持了，任由母亲拿了5盒保健品，匆匆走了。第二天中午，那位高三学生，又悄悄地把保健品提了回来，他涨红着脸说：“阿姨，我不吃这个，一定也能考上大学。麻烦您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